

湖亭涉筆

卷之三

15

1255

8



1255
3



湖亭涉筆卷之三

內道場

澹泊齋安積覺著

唐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至哉太宗之言也。以此訓子孫。子孫猶不能遵守。肅宗置道場于麟

湖亭涉筆

卷三

德殿以宮人爲佛菩薩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代宗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于光順門外憲宗迎佛骨留禁中三日其後懿宗亦迎之膜拜流涕尊禮之甚過於元和之時而竟無補於裘甫龐勳之亂唐室自此衰矣蓋自後漢永平以來臣民雖有奉其法者而天子未之好桓帝始篤好之至晉孝武帝立精舍

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內道場之設權輿于此先是趙王石勒敬佛圖澄秦王苻堅禮支道安其法寢盛至後秦王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翻譯經論大營塔寺公卿以下皆奉佛南北翕然化之正當孝武之世也初代宗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帝嘗問以報應之說載等奏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豈得言無報應也帝惑其說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

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及朱泚反圍德宗於奉天賊勢甚熾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代宗飯僧以求利益朱泚造攻具以攻奉天其效可覩矣大學衍義詳論其弊以為南唐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綱目發明亦論此事曰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大曆之政日以紊矣蓋元載王縉等每侍代宗多談佛事臣民承化

皆廢人事而奉佛杜鴻漸臨薨剔髮為僧王縉捨其第為寺此風一開不特當時響應浸淫至于皇朝設內道場講仁王經遂為朝廷典故攝關三公剝淙營建爭効其為更有甚焉人主能好太宗之所好則不為異教所惑矣若論佛之害則程朱之說盡之而唐書李蔚傳贊亦能探其本而朱子所謂捉得他正贓者也或曰西山之論固無可訾然帝昺在舟中陸秀夫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靖

難師逼京畿。建文討論周官法度。此與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者相去幾何。為儒學者亦豈得曰無弊乎。曰不然。孝子順孫不以父祖十死之病而廢醫藥。秀夫之心以為天若未欲絕宋則中興可冀。不立大本何以為國乎。建文之周官固迂濶矣。然江陵金陵之亡。曾有一人抗節如文謝者乎。又有如方練諸君子之忠烈者乎。下至雪庵和尚東湖樵夫河西傭補鍋匠之類。莫不慕仁彊義各行其志。

儒學之維持綱常其所關係甚大。以此况彼誠不可同日而語矣。

奉為

皇朝表白文多用奉為字。通鑑梁武帝紀東魏大將軍高澄謂貞陽侯蕭淵明武帝姪長沙王懿子曰。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獻高武。此乃梁主厚意。容齋隨筆載饒州紫極觀唐鐘銘曰。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

道皇帝宗敬造洪鐘一口則其所自來遠矣

法王

佛祖統紀天台智者傳曰南岳造金字般若命師代講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續日本紀稱德紀天平神護二年詔授太政大臣道鏡禪師法王位圓興禪師法臣位明年始置法王官職南岳之語所以獎贊智者而道鏡之位崩蘖覬覦之漸蓋所依倣智者而汚穢スルハ宮禁則薛懷義之

流也

總持

統紀智者傳又云開皇十一年晉王為總管十一月於總管大廳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所謂晉王即煬帝也煬帝即位淫虐日甚終至覆亡社稷菩薩戒法果如是哉智者豈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其受煬帝之稱贊必以為辱而不

以為榮然空門宏大其為方便利益授之受之則非俗子之所知也

不空三藏

高僧傳不空三藏傳曰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玄宗詔空入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十七遍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毘沙門天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西涼果奏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誼

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敕諸道城樓置天玉像此其始也夫不空三藏傳金剛智之密法祈雨斃蟒皆有靈異其事或不誣矣然天下與涼州孰大孰小安史與西蕃孰重孰輕玄宗肅二帝尊信其法極矣何不於安史叛亂之時使之召陰兵以救社稷乎城樓所置天王像亦何不於此時振靈威以攘大寇乎其

徒必曰此宿因所感非智力所能及則其法
 有時而窮非宏大殊勝之道矣肅宗終身不
 悟尊寵不空授以高班好爵其惑滋甚而瑜
 珈密教傳于本邦亦基于此矣宋魯應龍
 括異志曰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人
 犯順蘇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
 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
 獲免信如此則城樓天王至宋而著靈威矣
 然金寇遍天下獨秀州天王像有靈威而他

州則不然此又何哉不過荒唐之說而已

三門

曾南豐仙都觀三門記曰門之作取備豫而
 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
 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唯王
 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
 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
 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
 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蓋唐玄宗宋真宗

湖學雜錄 卷三
崇尚道教。宮觀殆遍天下。此南豐所以興歎也。皇朝斥道教而不用。固一美事。然釋教之盛。恐異域之所不逮。三門巍然。施於伽藍。觀者恬然。以為此乃佛家之制。豈復知為備豫之義乎。嗚呼。使南豐見之。其興歎又當何如哉。

禪學 二事

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此兼佛老而言也。晉時王弼何晏祖尚老

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故裴頠著崇有論。熊遠應詹上疏。極言其弊。而不能救。清談之禍。遂至五胡亂華。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後來有禪者起。其說一如鏡中之相。水中之月。不可捉摸。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永覺曰。佛氏有無二義。與世俗迥別。故世俗少有信者。佛所謂有。必其歷劫常存。不可少損者。謂之有。佛所謂無。必其刻刻不住。不可常存者。謂之無。故佛

之所有_{トスル}天下莫能無佛之所無_{トスル}天下莫能有_ル乃究竟之實法也。其言較親密。故好之者。往往易惑其說。余未能究性理之學。亦不喜讀釋老之書。但就其極麤笨極淺近處論之。劉宋沈懷文稱江智淵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蓋人所應有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而人所應無者。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義無廉恥等事也。苟能體驗此語。存其所應有。去其所應無。則縱

不能入_レ聖賢之域。亦不失為_レ一鄉之善士。如此看有無。禪者必毀_レ斥。而儒者亦鄙_レ之。然皓首寡陋。實無所得。世之君子。必有_レ察精微。而析異同。起_レ而能救其弊者矣。佛教之盛。至於元極矣。前此未有帝師者。世祖迎_レ西僧八思巴。立_レ為帝師。所謂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者。尊重無其比。至英宗時。立_レ帝師殿於各路。掌攷元史。有國師膽巴者。幼從_レ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中統間。懷孟大

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項之
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
悅。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
書。持羊酒郊勞。而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
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
睢。日新月盛。氣燄薰灼。為害不可勝言。余竊
謂膽巴之流。佛氏謂之神通。其實不過幻術
耳。帝師之末流。至順帝時。變為大喜樂禪定
偷安牀第之上。不知萬姓之顛天社稷丘墟。

徒資興王之驅除。帝師擁護之加果。安在哉。
當此時。禪林老宿。如雲峯中峯。古林虛谷之
徒。以明心見性之要。指導世俗。枯槁冷淡。屹
然不動。聞帝師之尊寵。若將浼焉。蓋禪學興
於少林。盛於曹溪。極於大慧。少林直指人心。
曹溪教存養工夫。大慧務靜坐體究。故諸儒
徃徃喜其說。雖程門諸子。亦有流而不知返
者。況其餘乎。自宋以來。其弊皆然。今此舉元
而言者。西僧之弊在事。其迹易見。禪法之害。

在心其說最高而學者易陷溺楊慈湖趙東山之於陸象山其源皆從禪學中出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知幾

楚王戊元王交之孫忘設醴酒而穆生去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王莽殺子宇而逢萌挂冠東都城門曰不去禍將及人此皆知幾者也晉武帝以賈克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荀勗說克結誓太子是為

惠帝賈皇后晉室之亂實基于此故邵康節曰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唐崔羣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范淳父以為至言此以人事推之而治亂所由天人未嘗相離也崔羣邵子皆論之於事後而其意則以知幾為主易曰知幾其神乎若邵子天津

橋上之言則又非穆生逢萌之所能及而先天之學因事發見者也

龜山論唐亂

楊龜山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古來論唐禍亂者極多龜山從道學中看出來必要端本澄源故其言正而不激簡而能明

雖當一部唐鑑可也

夫從妻謚

禮婦人從夫謚唯漢張敖從妻謚敖嗣父耳為趙王尚魯元公主以貫高之事廢為宣平侯高后元年公主薨封所生子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公主六年敖卒仍為宣平侯賜謚曰魯元王此出於吕后之私意而不可以訓者也

若觀

顏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漢家之謚。自
 惠帝以下。皆稱孝也。章懷太子曰。匈奴謂孝
 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
 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
 後漢書 株作珠 皆稱若鞮。按呼韓邪欵塞來降。朝宜
 帝者二朝。元帝者一章懷所謂慕之者。蓋在
 此時也。雖夷狄獷狽之俗。苟知慕而效之。則
 不復為冒頓射頭曼之事矣。孝道之感人。心
 如此。故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

海無所不通。

復讐

報父之讐。事勤而志烈者。漢有蘇不韋。唐有
 張瑄。張瑒。不韋匿于大司農。層中鑿地。旁達
 其仇李嵩之寢室。殺其妻并小兒。嵩大懼。以
 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嵩父冢。斷其頭。標之
 于市。嵩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夫殺婦女。斷
 死人頭。此本邦士風之所恥。而彼與此風
 氣不同。不韋雖不得殺嵩。而以此恚死。則與

手刃同科孝子之志得伸而段熲以私怨殺
 不韋朝廷紀綱不肅司隸擅殺無辜冤矣哉
 璵瑒兄弟以穉年手殺其仇楊萬頃於都城
 繫表於斧言父冤狀為有司所得張九齡欲
 矜宥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玄宗從其議殺
 二子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
 錢葬之則人心不服二子之受刑可見矣胡
 致堂深以裴李之言為非以為但司寇
 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

爾不韋璵瑒皆死於非命何孝子之不韋耶
 若曾我祐成時致則又非此曹之比故驚峰
 先生論之曰祐成時致復讐雖璵瑒不可過
 焉壯哉孝哉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誠哉

守成

漢書汲黯傳武帝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
 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久然至其輔少
 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守成二字史
 記作守城深堅四字通鑑從史記小學大學

衍義從漢書竊謂守成二字其義為長然史記守城深堅下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二句班椽併削此二句則其意固自與史遷異矣

武帝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帝曰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劉宋彭城王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義康文帝弟神州詎宜臥治此用武帝語也晉羊祜以病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武帝欲使祜臥護諸將夫

臥治臥護豈常人所能及哉二帝之知二臣亦悉矣然漢武不能容黯之直動見疏斥晉武傷祜之卒至涕淚冰須鬢則漢武似遜一著矣淮南王黥布反呂后謂高帝曰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晉武之言亦有所據矣

文吏

漢初法網疏濶至武帝時張湯與趙禹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故周亞夫為丞相弗任趙禹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夫以禹之深文嚴酷與張湯同傳而更得寬平之名此非禹之更絃易轍而文吏習尚愈峻愈密必至之勢也宜帝繼統此風未革故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宜帝納之為置廷尉平于定國黃霸等相繼進用而獄刑號為平矣唐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

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卓見偉識千載之下可為馭文吏之良法

丙吉問牛喘

漢陳平對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帝稱善丙吉不問羣鬪者死傷橫道而問牛喘舌曰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此

雖與平之言相似而其實迥迂。温公著論非
 之。曰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
 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
 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陰
 陽固可坐而調耶。温公之論誠當矣。故通鑑
 不取而綱目取之。但恐趙訥齋之所修未經
 朱子之刪定者乎。吉有保護宣帝之功而絕
 口不道此則人所難能者。揚子雲稱丙大夫
 之不伐善宜矣。元魏陸麗源賀承宗愛執逆

之餘迎立皇孫是為文成帝。太武孫高允預
 其謀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終身不言。此
 又有吉忠厚之風焉。漢書稱吉為丞相。上寬
 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贊曰。
 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良有以哉。

子雲論漢臣

法言論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田祈連之
 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今考其
 曲直。李廣利田廣明之事不足復論。趙廣漢

為京兆尹發姦擿伏吏民稱之不容口然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此其所以取敗之道也廣漢欲脫_下濫殺榮畜之罪而脅丞相魏相將吏卒入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設使夫人殺婢其事得實亦摧辱大臣漸不可長况事既非實受戮宜矣韓延壽治馮翊閉閣思過以德化下吏民不忍欺給然其案校蕭望之平無事實而試騎士日奢僭

踰制數事反為望之所發不免棄市皆所自取也特怪夫望之以明經術為宣帝所知圖形於麒麟閣持論無所回撓立朝大節皆可觀而忌延壽之能陷以非法此賢者所不為而望之忍為之乎故温公論之曰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宣帝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斯可以斷揚子之論矣

張禹

漢元帝器重光祿勳周堪欲大用之惑於石

顯許史史許嘉之讒無所取信長安令楊興常
稱譽堪帝欲以為助與傾巧士也謂帝疑堪
反毀之帝愈疑而黜堪成帝疑王氏之擅權
車駕幸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及王
氏事禹圖富貴為子孫計傳會經義不以正
對帝雅信其言由此不疑王氏而鳳權日熾
二帝欲倚二臣以決疑而二臣助長之興固
不足言禹以通經術為天子師雖罷相家居
每有大政必與定議王氏之興衰係其一言

而阿諛曲從務濟其私成莽篡者禹也鍾伯
敬曰杜欽谷永王氏私人猶曰儒生後進漢
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經術為漢大臣與
王氏並列而甘心為王氏取漢其罪豈可與
欽永並論哉余竊謂安昌侯一生事業只成
就得朱雲折檻一事

傳介子斬樓蘭王

溫公論漢遣傳介子刺樓蘭王曰王者之於
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

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
 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
 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
 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
 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
 奇○功○過○矣○溫○公○此○論○可○謂○正○大○設○使○介○子○在○
 武○帝○之○世○則○必○不○能○為○此○舉○何○也○武○帝○末○年
 詔○曰○大○鴻○臚○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
 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據○漢○書○師

古○注○言○五○伯○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也○則○時○議
 欲○使○使○者○刺○單○于○而○詔○旨○黜○之○也○武○帝○窮○兵
 黷○武○疲○敝○天○下○以○征○伐○匈○奴○所○得○不○償○所○失
 而○不○欲○為○曹○沫○荆○軻○之○事○此○其○所○以○雄○心○蓋
 世○而○有○帝○王○之○畧○歟○若○陳○湯○之○斬○郅○支○單○于
 則○非○介○子○之○比○真○不○世○之○功○也○
 大○說○外○國○事○
 匈○奴○兩○關○氏
 華○夏○禮○義○之○邦○賢○后○哲○妃○歷○世○間○出○固○其○宜
 矣○至○於○漠○北○聲○教○之○所○不○暨○亦○有○稟○於○天○性○

迴出常流者北齊神武高婁妃鮮卑女也遼太祖述律后契丹種也皆明敏有智畧及為太妃太后經理軍國能使嗣子北齊文襄紹其前列但述律馭之以悍稍不可耐亦其風氣使之然耳若漢書匈奴傳所載呼韓邪單于兩關氏則後世未見其比兩關氏姊妹也姊為顯渠關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妹為大關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長於且莫車顯渠關氏貴而且莫車為單于愛單于病且死

欲立且莫車顯渠關氏曰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關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關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關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是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兩關氏何等識見何等柔順禮義之邦有以媿之矣

石勒論光武

後趙石勒謂其臣徐光曰朕若遇漢高祖當

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論高光優劣。可見然光武遣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章懷太子注遣使來使故曰使汝也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大司馬吳漢討公孫述。駐兵江北。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使急引兵還。廣

都詔書未到。述果出兵擊漢。尚不得救。漢敗走。帝之明於兵機如此。不特昆陽之戰能以少破衆也。其遣鄧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勦赤眉而已。得專意征山東。用寇恂守河內而已。得專意拒朱鮪。遂克雒陽。明於天下之大勢。又如此。勒之言。未必然也。至於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則誠千古快論。曹馬無地自容矣。

郭伋張佚

光武問郭伋以得失對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帝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上帝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佚語與伋意同皆公正之言也

趙熹

光武崩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主雜止同席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明帝崩馬氏兄弟明德皇后兄弟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吳越王錢鏐卒其子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

主者更設一幄扶傳權居之告將吏曰自今
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
衛未嘗休息此皆得熹之所為而能防患於
未然者也

馬伏波

馬伏波功名事業備載范書每觀馬革裹尸
老當益壯等語意其雄爽豁達忽畧世事專
以韜畧為務而細心遠慮步步皆踐實地少
時田牧隴漢間牛羊蕃息儲峙豐足其起手

處便與空談經濟者不同及征交趾千里還
書戒凡子嚴敦載在小學可以警世其餘料
王盤父子之禍敗明如著龜建武中禁網尚
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伏波謂
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多
通賓客則大獄起矣未幾沛王輔光武子坐事
繫獄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
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
誠神人也凡此數事雖不足盡其平生亦可

以見核實老練處真正英雄當於此中求之

嚴子陵

明方正學過嚴灘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氏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嚴陵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宋景濂蒼雲軒銘序曰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

自用其後宰輔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按正學師景濂極尊重之想其講論之際或有及之者景濂歸宰輔上正學歸陰后上其義一也子陵心事未必如此皆後世臆度之言然使子陵聞之亦當首肯也

賣官

通鑑漢安帝紀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未足

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亡。友栗伯立曰。靈帝開西邸賣官。作備於此。而綱目書法發明。皆無所論著。今考之。信如其言。若文帝令民入粟拜爵。則為勸農桑。寬租稅。而非此之謂也。

政論

崔寔政論。專以嚴為主。固對證之良藥。而不可施於平常。故温公論之曰。崔寔之論。以矯

一時之弊。非百世之通義也。按諸葛武侯治蜀。頗尚嚴峻。是時先主得蜀。日淺。承劉璋闇弱。政刑廢弛。之後。濟之以猛。乃得其要。其對法正之言。可見已。周官大司寇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武侯蓋用此道也。杜牧作守論。以譏代宗。德宗姑息之政。曰。大抵生民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啓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今者

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也。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此在文宗之時，誠爲救時之良劑，亦崔寔之意也。若夫經世之常道，則尚德不尚刑，布在方策，姑舉事證言之。則文翁召信臣，卓茂魯恭之徒，皆以溫厚爲政，仇香不罰而化，陳元以爲鷹鷂，不如鸞鳳，此皆百世不易之良規也。

溫公論東漢

通鑑漢獻帝紀末，溫公論教化風俗，此當與李泰伯袁州州學記參看。其論光武明章敦尚儒術，風化既美，和帝以降，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桓靈昏虐，王室蕩覆，然州郡擁兵者未嘗不以尊漢爲辭，其命意立論，大旨皆與泰伯同考。其先後，泰伯在前，溫公在後，泰伯簡溫公詳其體，各有攸當，皆關係世教之文。而曾南豐徐孺子祠堂記亦二公之意也。

陽平橋詩

困學紀聞曰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間伯才

陽平橋陽平蜀地名陳壽陽平人也詩云魚貫羸師堪坐

縛爾時可歎蜀無人按史黃崇屢勸諸葛瞻

守險無令敵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

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其實蜀非無人特瞻

不能用耳瞻父子力戰死之不魏武侯之子

忠烈有餘而謀畧不足惜哉

司馬氏篡魏田隆子行陰德於民而成子脩隆子之政齊

國之政皆歸于己子孫遂得有齊司馬氏之

篡魏非一朝一夕之故自宣王征伐有功景

王文王相繼脩其政務收人心通鑑魏之伐

蜀也吳張悌策之曰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

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不文帝廢明帝刑繁

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

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

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王

母丘儉諸葛誕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高貴鄉公四方不

法亭公集 卷三
勤○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
矣○彼○彊○弱○不○同○殆○無○不○克○卒○如○其○言○布○其○平○
惠○救○其○疾○苦○此○田○氏○父○子○盜○齊○之○術○也○當○時○
英○俊○之○士○亦○樂○為○之○用○故○其○成○效○速○而○立○基○
大○自○古○姦○雄○竊○邦○莫○不○由○此○術○矣○

力戰持重

將○帥○力○戰○與○持○重○闕○一○則○不○可○吳○楚○七○國○反○
吳○攻○梁○將○軍○張○羽○力○戰○韓○安○國○持○重○乃○得○頗○
敗○吳○兵○趙○充○國○之○討○先○零○羌○務○以○持○重○制○勝○

史○萬○歲○之○征○嶺○表○蠻○直○以○力○戰○立○效○蓋○當○力○
戰○之○時○而○逗○撓○不○進○與○處○持○重○之○地○而○恃○勇○
輕○鬪○皆○取○敗○之○道○也○司○馬○宜○王○攻○孟○達○則○倍○
道○兼○行○八○日○而○到○其○城○下○擊○公○孫○淵○則○以○百○
日○為○期○緩○急○伸○縮○瞭○然○在○吾○胸○中○而○卒○能○以○
全○制○勝○此○又○智○算○迴○出○衆○人○之○上○者○也○沈○慶○
之○之○討○山○蠻○急○攻○以○破○之○持○久○以○斃○之○亦○能○
得○宣○王○之○遺○意○者○也○

石頭城詠

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此劉
 宋百姓哀袁景倩之謠也。不能殺袁劉袁粲
 安得免寒士。此劉祥面斥諸彥回之語也。景
 倩之忠。彥回之罪。不待後世之論。而判矣。然
 彥回力佐齊高帝。殺景倩者。抑有由焉。據通
 鑑。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
 不起。袁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
 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
 淵由是恨之。胡注。淵之恨粲。以其奪己志。而

使丙之失為子之道也。而殺粲以傾宋。又失為
 臣之節。曰忠與孝二者。淵昏失焉。此論甚平
 正。而的確。彥回無所容於天地間矣。南史樂
 豫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趙宋末
 文文山賦詩感時事曰。黑頭爾自誇江總。冷
 齒人能說褚公。用此事也。

縱敵自資

兩魏邙山之戰。宇文泰敗走。高歡使彭樂追
 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

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慕容紹宗大破侯景於渦陽。景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自古忠蓋有餘者。勇力不足。勇力兼人者。多徇其私。故武將往往養敵。以為他日圖富貴之資。忠勇兩全。如關壯繆岳武穆者。宇宙間能有幾人。而壯繆授命於呂蒙之襲。後武穆殺身于秦檜之講和。天乎何其慘也。雖然。二公屈於一時。伸於千載。此

乃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歟。

偽稱使者

真西山曰。趙武靈王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余謂宇文泰之於高歡。亦類之。初泰為司徒府司馬。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秦昭王亦怪趙使者之狀貌奇偉。使人逐之。而武靈

王馳已脫關矣。此二人之所為，皆危道而幾脫虎口。西山所謂跌蕩者，秦亦有焉。若漢，吳王濞身自為使者，至膠西者，欲固結其反謀也。

將帥爭功

戡定敵邦，將帥爭功者，自古非一。晉之鄧艾、鍾會、王濬、王渾、劉宋之王鎮惡、沈田子、隋之韓擒虎、賀若弼，世所共知也。今考其成敗之迹，皆以彼先於我，建立大功，我失機會，後於

進取，故生釁隙，以至相傾。伐漢之舉，鍾會統十餘萬衆，趣漢中。鄧艾以奇兵克成都，會無烜赫之功，而反謀已決。忌艾在蜀，故設計陷艾，使衛瓘收之，而會亦不能免。為亂兵所殺，伐吳之役，王濬舟師下大江，直趨建康，不受王渾之節度。吳主孫皓面縛出降，渾恥無功，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而渾忿恨不已，恃勢構陷，非武帝之寬恕，則濬幾不能免。伐秦之軍，王鎮惡度渭徑至長安。

其功為多。曉柳之捷。沈田子爭功不平。誣以謀友殺之。而田子亦為王脩所殺。伐陳之師。韓擒虎宵濟。采石獲後主。賀若弼恥功在其下。遂至相詬。挺刃凱旋之後。猶爭功於文帝前。不亦甚乎。然提鼓。縱金制三軍之死命。爭功相陵。固其常理。在於人主能得駕馭之術耳。蓋魏之伐漢。舉朝以為不可。非鍾會莫可使者。文王知其蓄不臣之志。故自將大軍屯長安。觀其對邵悌之言。則料之審矣。晉武不

聽王渾之讒。歸功王濬。進爵封侯。隋文以韓擒虎賀若弼俱為上勲。進位賜物。以安其心。此皆善處功臣者也。唯宋武之所為。不厭眾望。其將南還。沈田子屢言王鎮惡之不可保。宋武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此啓田子之心。而鬪之使為亂也。宋武之明斷英畧。過於晉之文武。特以急於篡晉。不暇為善。後之慮。故得關中。隨輒失之。二將既斃。其子義

真狼狽而還將誰咎哉然為將帥者能以蘭相如馮征西為師則何忿戾爭功之有焉

確鬪

漢霍去病擊匈奴鑿臯蘭下鑿謂盡死殺人也宋趙立淮陰之戰高宗建炎三年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鑿戰者則其用兵力亦可知也又有確鬪有客戰通鑑後梁均王紀唐官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莊宗與梁人確鬪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

為人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防禦使李存矩復不矜恤奈何胡注確堅也凡戰者隨兵勢而為進

退離合至於確鬪則兩敵相當用實力而鬪惟堅耐而用長技乃勝耳千里行役戰於異鄉是為客戰梁武帝紀高歡宇文泰河陰之戰是日東西魏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且至

未戰數十合注云史言兩軍確鬪是役也東魏高敖曹戰死西魏王思政被重創宇文泰

幾獲而免兩軍相持甚急可見確鬪之義又

作格鬪。唐昭宗紀朱全忠襲鄜坊城兵格鬪。
注云。格鬪者短兵接鬪。兩兩相當。以力角力。
馭臣以術。

東魏高歡臨卒。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
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
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
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唐太宗黜李勣。而使
高宗用之。不必效歡之故智。而英雄所為。同
其軌轍。然在太宗則大有戲乎君德。故范淳

父極論其非。曰。此漢祖所以馭黠彭之徒。駟
詐之術也。今按勣嘗侍宴太宗。從容謂曰。朕
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
密。豈負朕哉。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然則託
孤之言。帝既面命之矣。勣宜終身不忘。而帝
臨崩之舉。似與前言不相副。其術固已踈矣。
帝以機數馭勣。勣挾機心而事君。有以窺太
宗之心。故聞疊州之命。不至家而即行。宜其
不能輔導高宗。而反陷之於惡也。金世宗嘗

舉此事。謂太子璟。宗章曰君人者焉用偽為受
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馭臣下惟以
誠實耳世宗能言而能行之較為親切史稱
世宗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主則小堯舜之稱
豈溢美哉

得失自我

洪容齋曰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
 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

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按司空圖南北史感遇詩
 曰佳人自折一枝紅把唱新詞曲未終祇向
 眼前憐易落不如拋擲任春風此以梁武之
 言命意鑄詞而含蓄冲融不見針線之迹正
 唐人手眼俱高處

盾鼻磨墨

梁荀濟博學能文與武帝有布衣之舊知帝
 有大志而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

磨墨檄之。然此特空言耳。晉何無忌與宋武帝劉毅等謀討桓玄。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橙屬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此真草檄者也。世多稱盾鼻磨墨而不稱屏風裏草檄。不亦左乎。玄聞兵起。憂懼特甚。曰。何無忌酷似其舅。何謂無成。舅謂劉牢之。其母即牢之之姊。志操之烈。不媿呂母矣。

杜弼檄

東魏侯景以荆豫等十三州降梁。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通鑑載其文曰。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今讀其文。不唯雄壯偉麗。指陳利害。剖析機宜。真有益文字也。其叙景之叛亂。有云。呼之則反。速而豐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遙望廷尉。用晉蘇峻語。自據淮南。用黥布事。皆剴切允愜。又有云。徒探雀

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尋○刻○之○命○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我○乘○其○弊○雀○
 鷓○熊○蹯○用○趙○武○靈○王○楚○成○王○事○臺○城○之○敗○江○
 陵○之○潰○其○言○若○合○符○契○而○對○偶○之○工○錯○綜○之○
 精○又○在○其○外○也○

梁元帝

宋張忠定使寇忠愍讀霍光傳忠愍豈不學
 無術之人哉正欲成就其才之美耳劉宋彭
 城王義康為司徒權勢太盛領軍劉湛驅煽

之○與○文○帝○嫌○隙○日○深○出○鎮○豫○章○帝○使○沙○門○慧
 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曰○恨○公○不
 讀○數○百○卷○書○及○孔○熙○先○范○曄○謀○逆○欲○奉○義○康○
 為○主○廢○為○庶○人○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
 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此○真○不
 學○無○術○者○慧○琳○之○言○亦○猶○忠○定○之○意○也○梁○元
 帝○工○書○畫○能○文○章○與○裴○子○野○蕭○子○顯○等○為○布
 衣○交○及○江○陵○城○陷○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斫
 柱○折○劍○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元○帝○好○書○

如此而其禍酷於義康可謂不善讀書者而記誦詞章之學無益于事亦可見矣

戒石銘

容齋隨筆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主孟昶為文頌諸邑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

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羣談採餘亦載其事曰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頌令箴於天下州邑按蜀保四川割據一方安得頌於天下州邑此妄也至高宗紹興二年頌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此即太宗所刪定者真西山宴邑宰詩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用戒石銘語也

聶夷中詩

周書無逸一篇教人君以知稼穡之艱難先
儒之論備矣其敘農民疾苦則司馬溫公真
西山之言尤為詳切溫公上疏神宗曰四民
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
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
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
蛾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
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粃
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

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歛
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可不
念哉後唐宰相馮道對明宗誦進士聶夷中
詩以敘農家之勤苦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西山釋之曰
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
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
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
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

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迨爾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己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會合留故。昔人謂豐年

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此著於大學衍義。人人所能讀而知者。然不經指出。或易忽畧。明宗悅道。語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亦有志於爲治者也。夫農家利病。古今一致。溫公西山忠誠懇惻。欲使時君知其困苦。故其言切至。而西山敘貧戶借貸之狀。如親歷而躬踐之。戒石銘所謂民膏民脂。尤可體貼。當牧宰之寄者。庶朝夕觀之哉。

清慎勤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魏志裴松之注。載李秉之言。曰。李通傳注。書。秉通。孫也。司馬文王嘗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秉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呂居仁之言。蓋有所據。而朱子載於小

學。故人尊信之。出於司馬昭之口。則人忽之。君子不以人廢言。何愛憎之偏乎。秉發明慎字之義。則尤可繹焉。

天定勝人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之事。疑以傳疑。程篁墩破之。以為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辨駁精覈。無復餘蘊。至南渡後。孝宗以普安郡王。為高宗所養。遂得紹太祖之緒。而孝宗乃太祖

八世孫也。天武帝背_テ天智帝之盟而虐取_ス大友帝之天下傳祚數世至_テ孝謙帝而天武之統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_ス天智之統自_ニ天智至_テ光仁實十一世矣。高宗以社稷大計養宗室為子孝謙猜忌不置儲副大臣定策推戴_ス光仁事雖不同而其得纂先世之丕緒則一也。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之為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_{見清行意}使之絕而無亂則

為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矣。

南渡奏議

胡澹庵上高宗封事。朱子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至今天下皆誦其書敬其人。同時吏部員外郎許忻亦上疏極論秦檜王倫之姦其大旨與澹庵無異亦甚剴切。精到載在宋史。此又不可不讀也。澹庵既召還上書。孝宗曰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

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此敘歷代姦臣蔽主之狀痛快明白又論議和為關政書曰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

行酒然後為快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此又激烈慷慨一節緊一節曾不以其遭貶謫少為挫抑所謂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者苟非誠心愛君烏能及之哉劉宋何承天上表文帝以為凡備匈奴之策此時元魏據有匈奴之故地故云然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澹庵儒臣而破和議宜為朱子所稱也

夏二子傳

容齋隨筆曰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責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蓋超然
 宋宗室趙令衿字或號仲寶太常主簿吳元
 美字也據宋元通鑑汪召錫告令衿觀秦檜
 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誦居汀州
 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告
 檜譏毀大臣故竄容州檜怒未已誣令衿與
 張浚魏公李光泰發胡寅致堂胡銓澹庵等五十三人
 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未幾檜死諸君

子亦甚危矣鶴林玉露萬姓統譜亦載元美
 二子傳事傳作賦未知孰是然容齋趙吳同
 時人恐當以傳為是

因敗得勝

晉桓溫伐漢李勢悉眾出戰溫前鋒不利參
 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
 誤鳴進鼓袁喬拔劔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
 克成都後梁王景仁攻淮南吳徵兵未集徐
 溫以少眾與景仁戰不勝而却景仁引兵乘

之將及於隘。吳吏士皆失色。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衆隨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夫鼓吏誤鳴。進鼓亂形。名之制在法。所必誅而轉敗為勝。吳兵計窮勢蹙。而紹因無生有。遂得霍丘之捷。皆僥倖於一時。不可為法。而勝敗無常。形變化在呼吸者。亦可以槩見矣。

飢鷹

秦權翼諫苻堅曰。慕容垂勇畧過人。世蒙東

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唐末李罕之自失河陽。求邠寧於李克用。蓋高巫為之。言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為用。飽則背飛。此皆祖陳登對呂布舉魏武稱布之語而言也。

一體

史記黥布傳。令尹薛公對滕公曰。往年殺彭

越前年教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通鑑唐昭宗紀姚彥章說馬殷曰公與劉龍
 驤建鋒張司馬傳一體之人也據胡注劉建鋒
 張佶與馬殷勳力成軍以取湖南故彥章引
 薛公之語以激勸之也

平章事

據唐書百官志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於李靖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始於郭待舉岑長
 倩等蓋取諸堯典平章百姓之語續日本後

紀敘參議和氣真綱履歷曰爵止於從四位
 官登於平章事此可以備參議稱平章事之例
 稱人以坊里

通鑑唐文宗紀杜悰謂李德裕曰靖安相公
 今悰達意胡注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
 之如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為光德劉公之類
 按宗閔崇望皆同平章事皇朝公卿既以
 所居坊里稱之蓋自唐時已然

版授

通鑑晉安帝紀。王歆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
 王國寶也。版。歆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
 胡注以白版授官。非朝命也。宋孝武紀。豫州
 刺史魯爽。板南郡王義宣武帝子等。明帝紀。建
 武將軍吳喜。板徐崇之領縣事。皆此也。胡注
 又云。晉宋之制。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板授。
 今按。版板相同。又轉作判。源親房卿。所謂樞
 仗將軍判授之官。蓋此義也。

中謝

齊東野語。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
 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
 來。其體如此。因引柳子厚平淮西賀表。以正
 後人中謝重複之誤。竊謂朝禮。亦有稱中謝
 者。通鑑唐武宗紀。以淮南節度使杜悰。同平
 章事。及悰中謝上勞之。胡注。既受命入謝。謂
 之中謝。是也。

女侍中

野客叢書引金石錄。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

穆太妃傳氏碑。及後魏清河王岳母。元又妻。
 竝授女侍中。曰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
 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
 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也。然以宰相之
 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按通鑑北齊後主溫
 公。以陸令萱為女侍中。巧黠善取媚。宮掖之
 中。獨擅威福。號曰太姬。與祖珽相為表裏。讒
 殺斛律光。竟滅齊祚。南漢劉晟。以官人盧瓊
 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政

刑日。寮此女侍中之凶于而國者也。漢宣帝
 時。有披香博士淳方成。至成帝朝。見趙飛燕
 姊妹入宮。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此女博
 士。而有識者也。淳方成。事漢書不載。而見通鑑。蓋據飛燕外傳也。魏
 明帝置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趙石虎置女
 尚書。女太史。亦效魏制。而東漢之末。已有女
 尚書矣。至於唐章皇后。以賀婁尚宮為內將
 軍。則前古所未有。而禍亂之漸也。

牛羊

叢書辨下今人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之誤上曰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下揚虞卿為少牢上則知此繆已久。按文獻通考經籍考牛羊日曆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虞卿取其揚羊音同也。通鑑考異引皇甫松續牛羊日曆蓋亦指僧孺之黨而牛羊之稱恐非忠厚之道。如下指鄭注為水族則度語也。注本姓魚故云然見唐書本傳。

韓瞠眼

叢書附錄載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書有善善惡惡之意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余據齊東野語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蒙劉問為韓瞠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當以此說為正韓瞠眼即通也及元人修宋史首載通於周三臣傳義例始正附錄所謂野老記聞未暇詮次者宜其有傳聞

之誤也。叢書考據精覈，議論溫厚。然著述既多，亦不免有踈繆處。如書兒寬事云：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大抵遷史失之畧，如丙魏等傳皆然。今考史記丞相傳褚少孫所補史遷安得知之？若焦氏筆乘往往取叢書所載以爲己說，如玉樹青蔥未渠央，此類不一，殊不可解。

碑文書年號

指摘前人文字瑕疵，宜細密審覈，使無餘蘊。

方可。文體明辨載王荊公所作梅昌言神道碑曰：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徐伯魯駁曰：康定仁宗年號止一年當作庚辰。明年辛巳改元慶曆。此云辛巳誤也。余疑荊公見在當時書年號不應鹵莽如此。因考宋史仁宗紀慶曆元年十一月丙寅改元慶曆六月豈得有慶曆之號？碑文係康定辛巳爲得實。此極瑣屑，雖不足論辨而恐或所惑亦欲自警也。

為法自弊

秦高鞅亡，至關下，不得舍，歎曰：嗟乎！為法之
 敝。一至此哉！晉桓蔚兵敗，走投江陵牛牧寺。
 劉毅殺之，及毅兵敗，亦投牛牧寺，僧拒之，曰：
 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毅所殺，今實不敢
 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
 死。唐路巖為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
 者別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流嶺
 表，自濯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前。

此收流驩州，賜死，皆僖宗朝也。曾子曰：戒之
 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之報施亦甚
 昭晰。若佛氏報應之說，則似而非者也。

有罪改姓氏

宋竟陵王誕，文帝子，舉兵敗死，孝武改其姓留
 氏。齊巴東王子響，武帝子，方命被誅，武帝易其
 姓。劉留蕭，皆取其音近以貶之也。唐則天
 后之為昭儀也，殺王皇后蕭淑妃，改王氏姓
 為蟒氏，蕭氏為梟氏，亦取其音相近，誣以充

惡也。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元年。橘奈良麻呂獄起。皇太子道祖王以下。文致株連。多被寬酷。道祖王改名麻度比。黃文王改名多夫禮。賀茂角足改姓乃呂志。亦此比也。

劉夫人

婦人嫉妬。乃其常性。况仇儻至尊。專寵椒殿者。子自非能備大任。大如之德。鮮不妬忌。漢明德馬皇后。唐文德長孫皇后。而下未之多見。每讀史。至後唐莊宗曹太后劉太妃事。未

嘗不歎其為人之美也。太后莊宗生母。太妃嫡母也。武皇時。太妃為夫人。太后為侍姬。夫人性賢。不妬忌。以無子。常勸武皇善待曹姬。姬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莊宗即位。二人皆在晉陽。遣使冊曹姬為皇太后。劉夫人为皇太妃。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怙恠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宗享國久長。吾輩獲沒於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欬。明年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

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釋。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太妃凶問至。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未幾殂。太妃素有籌畧。久在軍旅中。善佐武皇。不唯不妬使之善待曹氏。既賢矣。及受冊命。位反在其下。而

無愠色。其賀太后出於誠心。無一毫虛飾。又賢矣。一旦離別。不勝其悲。而太后之思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也。始終情愛之篤。至於得疾而兩不起。孰謂五代衰亂之世。而淑德懿行有如此者乎。若莊宗之劉夫人。則陰懷忍毒。立為皇后。黷貨蠹政。莊宗由是被弑。而后亦不免。陸放翁書五代史郭崇韜傳後論之詳矣。
見南集

王淑妃

後唐明宗王淑妃。歐史所謂花見羞也。有寵而無子。明宗使養許王從益為子。後晉高祖攻洛陽。唐主從珂自焚死。淑妃與從益匿於毬場。獲免。高祖以從益為郟國公。奉唐祀。晉亡。中原無主。契丹蕭翰強立從益為帝。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及後漢高祖入洛陽。密令郭從義殺從益及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置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

飯。洒明宗陵。甲乎聞者泣下。淑妃此語痛心刺骨。劉後村寒食詩。漢寢唐陵無麥飯。正用此事也。

帝王多子

漢書中山靖王勝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通鑑燕太祖馮跋有子百餘人。太祖殂。弟弘篡位。皆殺之。南史鄴陽王恢。梁武帝弟。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獻徵錄引皇明盛事曰。慶成王奇渚生百子。長封王。

餘九十九人。竝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座。今按九十九人中。豈無天亡或庸劣者。而皆授鎮國將軍。雖天之所佑。不可測度。而夸辭疑非事實。姑舉于此。

顧憲成

東漢黨錮之禍酷矣。唐牛李之黨相軋。四十餘年。宋仁宗朝朋黨又起。而諸君子不得立於朝。至哲宗朝。李清臣倡紹述之說。章惇蔡京貶竄。端人正士幾四十餘人。寧宗朝韓侂

胄用事。偽學之禁尤嚴。黨人在籍者數十人。前史所載。茲不復舉。至明東林黨議。則其禍深於紹聖。今據紀事本末等書。撮其要而著于此。萬曆中顧憲成議論與廟堂不合。謫歸。講學於東林。天下趨之。乃故楊龜山書院也。大學士沈一貫以才自許。持權求勝。科道有名者亦多附之。此東林浙黨所自起。而至萬曆末。則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譽謬自負。與政府每相持。

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天啓朝魏廣微諂事魏忠賢，點捐紳為一冊，葉向高、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六七十人，目為邪人，以漸擯斥。黃克纘、王紹徽、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餘人，指為正人，以次進用，亦猶章蔡斥逐，元祐之黨而廟堂不振，姦宄得志也。至崇禎朝，閹賊橫行社稷，女墟北兵乘其弊，唾手而得幽燕。弘光南渡，危如綴旒，一二君子鞠躬盡瘁，猶恐不及，而阮大鍼輩排抑忠良，遂至誤邦。夫黨

人者，皆逢掖之士，不操兵馬之權，而更相傾軋，以至喪亂。其故何邪？君子退而小人進，天理泯而人欲肆，其效至於如此。亡師朱文恭每謂玄黃水火舌戰廟堂，馴致甲申之變，而痛憤切齒於馬士英、阮大鍼之姦邪。然則東林之黨實為明室命脈，其所關係顧不重歟。

魏忠賢

閹豎亂政，漢唐所以傾覆也。著於前史，備於先儒之所論。然未有如明魏忠賢之甚者也。

忠賢黜。慧有膽力。善騎射。猜狠自用。熹宗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游。甚得其歡心。及踐阼。寵任無比。與熹宗乳媪奉聖夫人客氏其閹人無下得交一接之理驕橫不可復制。內總禁旅。外植私黨。殘害妃嬪。戕賊忠良。紀事本末所載。歷歷可攷。其尤者。殺楊漣。魏大中。左光斗。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等。慘毒備至。過於王甫曹節之所為。其餘不可勝紀。陳仁錫。文震孟。鄭鄞等亦削籍。追

奪誥命。皆一時之正人君子也。太監王安素剛正。主持六官事。忠賢忌之。矯殺之。亦猶趙忠構殺呂強也。忠賢目不識丁。使文人附己者。修三朝要典。以邪為正。亦猶蔡卞增損神宗實錄也。監生陸萬齡請建忠賢生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熹宗許之。亦猶王安石配享先聖也。罪惡貫盈。雖王振劉瑾亦有所不及也。既而熹宗崩。懷宗即位。按其罪

而誅之。與客氏磔死。籍其家。得官人姪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之事也。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古今所未聞也。幸而懷宗初政清明。誅戮梟獍。貶斥黨與。不然則其禍將不測也。然明室之衰。亦由魏廣微霍維華恃忠賢之力。誅錮善類。而朝廷為之一空也。陸萬齡以誅東林。比誅少正卯書生。口吻真可畏哉。

高攀龍周順昌

紀事本末。左都御史高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邇緹騎至。焚香沐浴。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儒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原之遺。魏大中。被逮過吳。周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了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侍郎周順昌也。及

速舉家號。勸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按
 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庵僧屬我書者。我向
 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樓三
 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就詔獄。凡東林諸君
 子。皆重名節。視死如歸。若二子從容就死。皆
 可稱而順昌書榜尤為所難。可謂了死生者
 矣。

監國魯王

監國魯王九年丙申三月。特敕召朱文恭。敕

書見在文恭。攷藏謹密。未嘗示人。沒後始出。
 魯王之名。在禮所諱。故雖門人輩。不得聞之。
 其對安東省庵之言曰：魯王高皇帝之裔。永
 曆萬曆皇帝之孫。親則永曆。族屬之尊。則魯
 王。官至輔國中尉。今其世系不可考。偶閱重
 修闕里誌。跋云：皇明八代孫魯藩。輔國中尉。
 貞白朱頤塚。昌六手書於赤霞館。跋無年月。
 姑以萬曆四十七年為準。推之。闕里誌序成
 七年。而世家誌載六十三代孫孔貞叢。四十
 七年。加運使職。以禮致仕。則全書之成。在四

十七年之至監國九年相去三十八年官銜
 後可知矣既同况魯王守藩亦當在四十七年之後然
 則年代尤近文恭生於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與魯王同時乃知其名願塚也
 王曾至歸國中極今其地亦不復可尋閱重
 覽萬曆皇帝之稱賜限衣晉於魯王高皇帝之稱衣
 其後宋東水故云其曰魯王高皇帝之稱衣
 魯王公以故魯王稱於歸門入澤不長歸之

湖亭涉筆卷之三終

